

中國人的驕傲

(重刊)

● 許智偉 (新聞局駐丹麥新聞處主任)

編者按：李遠哲博士業經李登輝總統遴選為中央研究院院長，李博士最近公開表示他返台任職中研院的最大願望，是把科學和技術水準提昇，期盼在五年十年之內，把台灣的科技水準提昇到世界水準。本誌特將許智偉教授一九九一年為本刊所寫「中國人的驕傲——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得獎盛況追記」重刊，以饗讀者。

別人整個部落開到

雖然自己與諾貝爾獎的距離是愈來愈遠，但是有機會去斯德哥爾摩音樂廳出席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親眼看到出生於復興基地台灣的年輕科學家李遠哲獲頒一九八六年度的諾貝爾獎金，終是人生一大快事。所以當我接到願否去瑞京參加頒獎李遠哲博士典禮的邀請電話後，立即陳奉新聞局核准後覆電參加。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亦即是諾貝爾紀念日的中午，SAS的飛機穿越重重白雲，降落在蓋滿白雪的瑞京機場後，我便匆匆趕往諾貝爾基金會辦公室，略事拜會及領取出席證及有關證件後，便得換裝參加典禮。雖然是四時卅分才正式開會，但我於三點三十分到會場時，賓客已陸續抵達。平時進出非常自由的斯德哥爾摩，此時也用繩索將音樂廳的廣場圍圍住，必須經站崗警察驗明邀請函，核對身分證明後才能放行，連公務車上的貴賓也要一一清點。廣場的外圍則擠滿

了看熱鬧的民衆，與平時冷清清的街頭迥然不同，足見他們對這一個頒獎典禮的重視。

我的座位被安排在二樓包廂第一排第三號。鄰座右邊來自美國、左邊來自德國。美國記者不懂德語，德國科學雜誌社的社長不習慣講英語，我夾在中間只好權充翻譯，除了閱讀資料外還得說個不停，所以等待的時間很容易打發。

第二排剛好坐了一對大陸同胞，且聞其新華社、光明日報、上海科學雜誌社均派有專人，會同北平人民電台的記者加強採訪，顯得份外的重視。但因李遠哲博士是美國籍，所以中共大使跟我國駐瑞典代表一樣，未被邀請。基金會邀請的國家貴賓僅美、加、義、瑞士及奈及利亞的大使。獲獎人的親友來得最多的是文學獎得主索英卡 (Wole Soyinka)，兩部遊覽車送來，在正廳中間後座坐了好幾排，估計總有六七十人，有一位瑞典記者還大聲說：「他們大概是住在同村的整個部落都開來了。」

中華民國的採訪團陣營也非常堅強，身為地

主的中央社北歐分社主任徐滌生當然是核心人物，且多方搜集資料不斷電傳新聞。時報雜誌記者聶榮章由巴黎來，華視則因向英國BBC電視系統購得了轉播權而派周平遠自台北起來採訪及參加當晚在市政廳舉行的慶賀餐會。是故有關盛況，國內早已有詳細的報導。

他是個燃燒的火花

需要補充的是，諾貝爾獎是與二十世紀同時開始的，自一九〇一年首度頒發以來，到一九八六年止，已有五百七十一位得主，並且它的頒獎主旨又剛好與二十世紀飛速進步的科技發展，息息相關，脈膊相通。

其中生理及醫學獎一四三位，物理獎一二九位，化學獎一〇六位，文學獎八十三位，和平獎八十六位，以及自一九六九年起增設的經濟學獎廿四位。

炸藥發明人諾貝爾於一八九六年逝世時所公佈的遺囑，將其遺產捐作基金，以利息獎助那些在前一年對人類最有貢獻的人，當初並無經濟學的名額，增設後其基金亦係由瑞典銀行團另行籌募捐贈的。



①李遠哲獲頒諾貝爾化學獎的盛況。
②作者許智偉近影。

李遠哲博士是第四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在李遠哲之前三位中國科學家都獲得物理獎，即一九五七年的楊振寧和李政道，一九七六年的丁肇中。而李遠哲也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中國人，並且是在復興基地台灣出生及受教育的諾貝爾獎得主。

頒獎典禮是在下午四時三十分開始。先唱「國王頌」，並在樂隊演奏貝多芬的慶賀曲聲中，那年度的諾貝爾獎金得主順序步上舞台，坐定，即由諾貝爾獎金會主席 Prof. Sune Bergstrom 致開幕詞，歡迎各國來賓，並強調頒贈獎金只問貢獻，不問國籍的世界精神及以消除人類精神及肉體痛苦為目標的積極原則。

繼由 Prof. Sven Johansson 報告那年度物理獎評選經過後，由瑞典國王卡爾·古士泰夫十六世頒授獎章及獎金給德國的 Ernst Ruska Gerg Binig 及瑞士的 Heinrich Rohrer，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 Prof. Sture Forsen 接着說明化學獎的評選旨趣為：

「一個燃燒的火花，使我們驚奇與欣喜，一個化學反應產生光與熱，改善我們人類生活環境與文明的領域。同時一個化學轉變所製造的產品，將逐漸改變我們的空氣並影響全球的氣候。從自然科學的觀點來看，一個燃燒的火花，本身就是乙種非常複雜的現象，氧與碳氫在燃燒中的轉變與其一連串的影響，在科學領域上便是極大的謎題。

「本年度（一九八六）諾貝爾化學獎的兩位得主，其在工作上的輝煌成就，便是擴大了我們對化學反應的認識，使我們得以窺伺分子間生生不息

所產生的一連串反應底奧祕，且其發現對其他領域亦至關重要。例如由基本燃燒而研究至同溫層與對流層的變化，便將大大影響人類的未來。」

國王頌獎回味無窮

詞畢，瑞典國王又親自頒獎給 Dudley R. Herschbach, John C. Polanyi 及李遠哲三位教授。

樂隊隨即演奏 Prokofjev 的「古典交響樂」第一樂章後由瑞典卡洛林斯克研究院的一位女性院士 Prof. Kerstin Hall 說明生理及醫學獎之選拔理由，遂由美國的 Sanley Cohen 與義大利的女科學家 Rita Levi-Montalcini 頒獎。

在頒發文學獎給非洲作家索英卡之前，樂隊又演奏了 Sowande 的「非洲舞曲」。由上述兩項安排，足見籌備單位的細心。

評審委員 Prof. Lars Gyllensten 在說明時也推崇索氏詩歌及戲劇結合原始與文明，現實痛苦與理想美感之不易。

一九八六年的經濟學獎再度頒發給美國的貝凱能教授 (James Buchanan)，評審委員，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 Ingemar Sahi 特別予以說明：

「上次獲獎是由於他發展了政治經濟學的『決策理論』，這一次得獎是為其開闢了政治經濟學的新領域——「公共抉擇——Public Choice」。另外乙項和平獎則是在挪威首都奧斯陸頒發，由以救授受迫害的猶太人著名的羅馬尼亞移民，美國的 Elie Wiesel 獲得。

因此在古士泰夫頒授了經濟學獎以後，立即

響起了瑞典的國歌「Du gamla Du fria」宣告禮成。

剛好是一小時又一刻鐘，真是簡單隆重，使人回味無窮。

以做個中國人為榮

當我走下二樓，進入正廳，再跨上舞台時，李遠哲博士被大陸來的記者們包圍着。

北平人民電台的女記者拿着麥克風一再重複說：

「這是黃帝子孫的光榮！」而李博士雖已被封為復旦大學榮譽教授，且可能於明年（一九八七）訪問大陸，但在答覆詢問時仍坦率地指出大陸缺乏發展學術的自由環境，學生雖然用功但無足夠的方法指導。「使我得以很愉快地與他們夫婦談談在新竹高中與清華大學求學時的師生與環境，亦與他們伉儷、兄弟及子女們合影留念。

基金會還安排李博士及其他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於十二及十三日到烏伯薩拉大學，十四及十五日到鄰接丹麥的哥德堡大學去演講。可惜教育部沒有專人在北歐照顧學術文化事務，來不及集合在歐洲攻讀化學的我國留學生前去聽講與請益，而僑胞們也未能自動地，像替來北歐比賽的球隊加油一樣去捧場。好在李博士一家已訂於十六日逕飛台灣祭祖，在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上，一定可以受到學術界的接待與青年學生們的歡迎！並且我期盼：往後的時光再有機會來瑞京音樂廳看見中華兒女獲獎，讓我們再一次以做一個中國人而驕傲！